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七十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元王

元年春晉侯午薨謚曰定公子錯嗣夏四月邾子自齊之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王歸之越人伐吳

二年石隕于晉越圍吳

三年吳王困阨甲辭乞成于越越王曰請居王於甬東

夫婦三百孫與王爲二君以沒王年夫差曰孫老矣不能事君王矣仰天歎曰使死者有知吾何以見子胥乃縊越王悉定吳地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振旅而歸范蠡進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王辱於會稽臣不死者爲報吳也今吳報矣請從此辭越王曰何至是蠡與其私屬浮於五湖智宣子將以瑶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射御足力技藝畢給巧文辯慧强毅

果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滅弗聽宣子卒立瑶為嗣

五年衛侯既入侵辱大臣大臣作亂衛侯出如城鉏請師于越彗見晉澮丹水絶三日蔡侯朔薨謚曰成侯子產立

六年夏越人宋人魯人納衛侯百姓不與衛侯不敢入國人立莊公庶弟黙衛侯輒使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

子貢對曰吾不識也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宋公無子取公孫周二子得啓畜諸公宫公寵大尹諸卿皆因之以達事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薨于連中大尹秘不發喪奉公歸而立啓三日國人知之司城樂茷宣言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

無它矣與我者赦君者也衆皆從之伐與大司馬皇非我欲伐公室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又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奔楚乃立得謚先君曰景公王崩謚曰元王子介立

貞王

元年晉荀瑤伐鄭次于桐丘鄭人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瑤畏恒之得衆也引師而還使告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魯季孫肥卒是為康子初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魯孺子贛之喪公欲為之設撥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宋公既立國人弗順

遂至於亡謂其御曰寡人居于外卿大夫美之居于內侍御者美之不知吾過是以至此若得反國敢不改操易行宋人聞而復之

二年彗星見魯侯患三桓之陵僭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多妄也秋八月攻公于有山氏公如越請師歸見弒于有山氏謚曰哀公立其子寧

三年甲戌晉空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

五年晉智瑤伐鄭圍南里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

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越王勾踐薨子適郢立後遷都琅琊傳四世而為王無

疆適郢元凱本史記作石與燕獻公薨子孝公立

六年晉河絶于扈

七年有虹圍日

八年秦塹阿房伐犬戎大荔克其王城時諸戎居岐梁

涇漆之北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稱王鄭伯勝薨謚

曰聲公子錫嗣陳恒卒是為成子子盤代

十年有五虹青色聚于日

十一年晉荀瑶趙無恤魏曼多之孫桓子韓不信之孫康子分士吉射故地以為巳邑晉侯怒告于齊魯將伐四卿四卿攻之公奔齊死于道號出公時智氏最強有併吞晉國之志而未敢乃立昭公曾孫驕淫愎而好勝專決國事蔡侯産薨謚聲侯子元侯立

十二年晉河水赤三日陳盤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十三年甲申智瑶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侮段規智國諫曰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君相無乃不可乎弗聽齊侯驁㲋謚平公子積嗣

十四年智伯求地于魏魏與之又求地於韓韓亦與之又求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以攻趙無恤將出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無恤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無恤曰浚

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晉陽先君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之

十五年三家圍晉陽不下決晉水以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鄭人弒其君錫謚曰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恭公

十六年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於是趙襄子

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約而遣之襄子夜反決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滅智氏分其地燕孝公薨子成公嗣

十八年衛侯黙薨謚曰悼公子弗嗣問於孔伋曰道大難明學術如何伋對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係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變之君曰善蔡元侯薨子齊嗣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三年甲午

二十四年楚滅杞東拓地至泗上遂滅莒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西踰汧隴

二十六年日食星晝見秦厲共公薨子躁公嗣

二十八年王崩謚曰貞定王太子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

二十九年王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齊陳盤卒子伯代

秦南鄭及魯侯寧甍謚曰悼公子嘉嗣季昭子強問於孟敬子捷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考王

元年晉哀公甍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朝于三家

二年河赤于晉龍門三日

三年王封其弟揭于河南及揭之孫封其少子於鞏以

秦王自號東周公

四年甲辰

六年日食夏六月秦雨雪晉大風壞垣燕成公薨子湣公立

八年衛公弗薨謚曰敬公子糾嗣

九年三晉強衛使為巳屬楚子章薨謚曰惠王子仲嗣

十年晉丹泌水溢反相擊

十一年義渠伐秦至渭南

十二年秦躁公薨弟懷公嗣

十三年冬晉桃杏冬實

十四年甲寅孔門七十二賢之徒修習先聖之業講論不怠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

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

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

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
而曰女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
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夫晝居於内問其疾可也夜
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
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内子夏習詩易春秋明教
授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

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於是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夫子欲以所事夫子事之言於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三千之徒散之四方閔子在魯季氏使為費宰閔子語使者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子貢遊於諸侯諸侯無不敬重與之分庭抗禮終老於齊常問於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如賜者宜何歌也對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

執焉寬而靜柔而立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國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名顯于諸侯原憲居

魯隱于草澤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甕牖圭竇以為塞匡坐而弦歌以此自終公晳哀未嘗屈節於人見仕於大夫之家者心則鄙之商瞿以易學教授曾參初為親仕於莒得三秉而心樂親没之後齊欲迎為相晉迎以上卿楚迎以令尹禄三千鍾不洎其心窮居自得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曽子曽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曽

子有疾孟敬子揵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疾甚謂曾元曾申曰飛鳥巢於高山魚鼈穴於深淵然所以得於人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安從至哉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不可不察也時樂正子春坐於牀下申元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

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乎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曾子將没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其後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

子問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吾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一舉足而不敢忘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一出言而不敢忘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今予忘之是以憂也

十五年王崩謚曰考王子午立衛侯糾亹謚曰昭公子亹嗣

威烈王

元年秦庶長鼂中裔與大臣弑其君懷公而立其弟是為靈公趙無恤卒是為襄子初襄子未立而伯魯死旣立封其子周於代亦早卒於是以周之子浣為嗣治中牟韓康子卒子武子立魏桓子卒孫斯立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嘗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曰君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曰敢問何如子夏曰

古者綱紀正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然後聖人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作為鞉鼓控揭壎篪和之以鐘磬竽瑟舞之以干戚旄狄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是故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竽笙簫管之聲則

思畜聚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今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故君之所好者溺音也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促數速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二年宋公得䴊謚曰昭公子購由嗣

三年冬晉有火下于北方其聲如雷

四年夏四月晉大雨雪晉幽公淫宵出為盜所殺魏斯捕盜誅之立其弟止秦作吳陽上時祭黄帝下時祭炎帝

五年韓武子治平陽魯侯嘉甍謚曰元公子顯嗣

七年楚滅鄭陳伯卒子和代

九年甲子

十年秦靈公甍子獻公不得立而立懷公季子是為簡

公衛侯亹薨謚懐公子頹嗣

十三年晉河崩壅龍門至于底柱冬十月大雨雪

十四年春正月乃止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一夫治田百畆為粟百五十石下熟倍收深耕易耨則畆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善為國者必平糴米石三十為平善為糴者必觀上中下歲隨其凶豐而歛之而發之雖遇饑饉而民不流散魏斯用其言國以富彊魏斯伐中山克之問守於翟璜璜薦李克斯見與語大説之克

曰貴者賤之惡也富者貧之惡也智者愚之惡也斯曰若何而可對曰貴而能下富而能分智而能教則無患矣斯曰善它日斯問曰吳何以亡對曰數戰而民罷數勝而主驕以驕主御罷民所以亡也卜子夏門人段干木居于魏躬耕不仕魏斯過其閭必式時往問之立而不怠乃見翟璜則夷踞而與之言璜不說斯曰段干木官之不可祿之不受汝祿則千鍾官則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十六年日食趙浣卒子籍嗣曾元北遊見燕君而歸或曰燕何以不用子元曰燕君之志卑志卑者不求助也
十七年三晉比年伐秦秦兵數敗初令吏帶劍塹洛城重泉韓武子卒子虔立魏伐秦築臨晉
十八年秦初租禾魯侯訪於孔伋曰吾欲掩先君之惡而揚其善亦有道乎伋對曰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舜禹於其父不敢私有之魯侯曰吾欲三分魯國以一聘公儀休為相何如對曰君好賢如饑渴則賢者自

至若無信用之實徒欲以高官厚禄爲釣餌使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公於是以禮聘休爲相休使食禄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見其妻織命焚其機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羣下自正魯侯之母死使人問於曽申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楚子仲甍謚曰簡王子當嗣

十九年甲戌魏斯與羣臣飲酒師經鼓琴斯意甚適起舞曰使我言而無違者師經曰昔堯舜惟恐言而人不

違桀紂惟恐言而人違之君是何言之悖也斯改容敬
受教
二十一年魏斯謂李克曰先生嘗言家貧思良妻國亂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踈
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斯曰先生臨事勿讓
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
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斯曰善克出翟
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作色

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進克者克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成者成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故東得卜子夏西得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起衛人聞斯賢而

歸之斯問諸克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斯以為將起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齊侯積薨謚曰宣公子代嗣是為康公

二十三年魏斯趙籍韓虔來請命王命之為諸侯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君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先王之禮於斯盡矣九鼎震魏侯一日燕羣臣方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君安之曰期虞人獵豈可無

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又嘗與田子方飲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君明樂音臣恐聾於官也韓嘗借師伐趙文侯對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伐韓應之亦然二國怒已而知魏侯謀已也皆朝之

二十四年王崩謚曰威烈王子驕立燕湣公薨子僖公立盜弑楚子當謚曰聲王子疑嗣

皇王大紀卷七十

皇王大紀卷七十一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安王

元年三晉頻年破秦兵奪河西地魏伐秦至陽孤

二年秦簡公甍子惠公嗣韓景侯虔甍子烈侯取立趙烈侯籍甍弟武侯嗣

三年虢山崩壅河

五年日有食之

七年宋公購由甍謚曰悼公子田嗣

九年晉侯止甍謚曰烈公子頎嗣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奉先祀

十三年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為諸侯魏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十四年魯侯顯甍謚曰穆公子奮嗣穆公嘗問於子思

曰為舊君反服古有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公好賢而不得其道亟問亟餽鼎肉於子思子思不悦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於是子思去魯適衛孟子曰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

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秦惠公薨子出公嗣庶長殺出公及其母沈之淵改立獻公魏侯斯薨是為文侯子武

侯嗣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然則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久之魏相公叔尚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其為人剛勁自喜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而君之國小盍試延以女彼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令公主辱子使之見之公叔從之起果辭公主武侯疑焉起懼遂奔楚楚王以為相起明法審令破縱横之說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強

而貴戚大臣多怨起者趙武侯薨烈侯太子章嗣韓烈侯薨子文侯嗣

十六年命齊田和為諸侯和薨謚太公子午嗣

十九年秦城櫟陽徙都之

二十年日有食之既

二十一年楚王疑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擊起之徒并中王尸太子臧即位誅為亂者七十餘家謚先君曰悼王

二十二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絶太公之祀齊桓公午薨子威王因齊嗣

二十五年孔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之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子思曰聖人善官人者猶匠用木也取所長棄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選爪牙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是非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吾觀衛君不君臣不

臣矣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乃言於衛侯曰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如此善安從生子思悼道不行乃著中庸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

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寛柔以教不報

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

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儌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

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纉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

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

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
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

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

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徳也合

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

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

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

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徳川流大徳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是以聲名洋

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子思晚年復歸于魯鄒人孟軻師焉軻魯孟孫之族

喬少孤母賢過人擇鄰三徙軻出就傅怠而歸母方織
曰軻學不可已也遂截其織曰一絶則續之難矣軻由
是進學不息軻見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利之
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子思曰是所以利之
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不利大
矣孔氏之徒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
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

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晉侯頎薨諡曰孝公子俱酒嗣蜀伐楚取茲方楚為扞關以拒之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王崩諡曰安王子喜立魏韓趙盡取晉地廢晉侯俱酒為家人是為静公唐叔之祀遂絶

烈王

元年日有食之鄭恭公傳子及孫二世皆不得其死至是子乙立而滅於韓韓徙都之趙敬侯章薨子成侯種嗣

三年宋休公薨子桓公辟兵立案汲冡紀年作桓公辟兵而史作辟公辟兵且名辟兵而謚辟又辟於義無取史記蓋誤也當作桓公　燕僖公衛慎公皆薨燕立桓公衛立公子訓

五年韓哀侯相韓廆而甚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遂令人刺廆兼及哀侯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公仲緩爭

立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諸侯莫朝天下益賢齊王齊王召即墨大夫曰子居即墨毀言日至然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烹之及左右嘗譽者羣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國大治楚子臧甍謚曰肅王弟良夫嗣

七年日有食之王崩謚曰烈王弟扁立魏大夫王錯出奔韓韓趙同伐魏遂圍之趙成侯曰殺罃立公仲緩割地而退韓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分之使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懿侯去成侯亦去罃殺公仲緩而立是為惠王太史公曰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嫡子其國可破也宋桓公甍子剔成立

皇王大紀卷七十一

皇王大紀卷七十二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顯王

二年魯侯奮甍謚曰恭公子屯嗣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于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燕桓公衛聲公訓皆甍燕立文公衛立公子速

七年秦獻公甍子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

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齊接境魏築長城自鄭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盟會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強秦八年下令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内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故地

而修其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鞅好刑名學事魏相公叔痤痤賢之會病惠王問曰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曰痤之中庶子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出謂左右曰公叔之言豈不悖哉叔名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速行矣鞅曰君必不能用子言卒不去至

是入秦見孝公說以富強之術公大說鞅欲變法秦人不順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公曰善拜鞅左庶長卒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力本

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行期年民言不便者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趣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便者鞅曰此亂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韓侯亹子昭侯立

十一年魯侯屯薨謚曰康公子匽嗣

十四年齊王魏王會田惠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寶者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盻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種首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十五年秦敗魏師取少梁
十六年初孫臏龎涓俱學兵法涓為魏將自知能不及
臏用法斷其足欲使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說之使者
與之歸魏伐趙齊威王遣將軍田忌救趙孫子曰解紛
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而已今
梁銳卒竭於外老弱疲於內不若疾走魏都彼必自救
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救弊於魏也忌從之魏師敗績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韓昭侯相申不害國治

兵彊甲子常請仕其從兄不許有怨色昭侯曰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昭侯有獘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秦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并諸小鄉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

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得賣買

論曰先王之所以溝封井田者畝數一定不可詭移一也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二也道路有制雖有姦宄不可羣逞三也此三利者絶兼并之端止獄訟之原沮寇盜禁姦宄於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風俗保世永年之大法也自商鞅廢之及今千六百歲則棄日益深而禍亂不可禁矣可勝嘆哉

二十一年秦衛鞅更為賦稅法

二十二年宋公剔成為弟偃所攻敗奔齊偃自立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伯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朝王

二十八年魏龎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謀蚤救孰與晚救孫臏曰韓魏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兵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懼亡必愬於齊吾因深結韓親晚承魏弊可也王乃陰許韓韓恃救五戰不勝委國

於齊齊使田忌將孫子為師直走魏都涓歸禦之孫子曰晉人素悍勇號齊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令軍人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齊軍亡者過半矣乃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伏隘待其過萬弩俱發涓智窮自剄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孝公曰秦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収地今大破於

齊可因而伐之魏不能支必東涉然後秦據山河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王業也公使之將魏公子卬禦之鞅遺卬書願盟而罷卬信之鞅伏甲襲卬大破魏師魏王恐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商君楚王良夫薨謚曰宣王子商嗣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内之秦秦人車裂以徇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問趙

良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正言而無誅可乎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勞不坐乘暑不張盖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其死也秦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主嬖人景監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八年矣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

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鞅弗從以至於難

三十三年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爾矣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

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爾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所謂時

詘舉嬴者也越王無彊伐齊齊說以伐楚之利越遂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吳故地東至浙江越由此散諸公族爭立海上朝服於楚

三十六年韓高門成昭侯甍子宣惠王立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所以不被兵者趙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内王與趙從親則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說趙肅侯曰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議其

後也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竊天下之圖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卒十倍於秦而衡人皆請割地予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日夜務稱秦權恐愒諸侯竊為主計莫若合六國為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函谷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使說韓王曰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求地有盡求無已此市怨結禍也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夫以韓之強而有牛後之名竊為王羞之韓王

從其言往說魏王曰大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欲臣事秦願熟察之魏王聽之乃說齊王曰韓魏重畏秦者為接境壤也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危亡隨其後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深入則狼顧韓魏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奈何事之願王少留意齊王許之遂說楚王曰楚天下彊國也帶甲百萬粟支

十年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從親則諸侯割地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事秦兩事相去遠矣王何居焉楚王許之於是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時有莊周者蒙人也嘗為漆園吏該貫辯博著書自見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

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又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後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常寛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端正語也以危言為蔓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不傲睨於萬物其書雖瑰瑋而連犿方圓宛轉與物

相從之貌無傷也其詞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其逍遥遊略曰窮髪之北有冥海者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及朋皆古文鳳字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揺風自下而上曰扶揺亦曰颷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遊氣馳聚如野馬翁𧼜如塵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

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裴）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於表）閼（於葛）者蜩與鷽（鷽學鳩鵰鶻也）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七良突也）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

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

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敎定逕庭激過也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眇邈二音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昌略淖約柔弱貌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蒲薄萬物以為一世蘄祁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卑以）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戶郭切瓠落猶云廓落也）落無所容非不呺（許驕）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慮以為大樽（樽如酒器縛之腰可以入水所謂瓠舟者也）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

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大也）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齊物論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卧仰天而噓嗒（吐荅）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

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鬭縵寛心也者窖古孝深心也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齊死生貌其發若機括其留如詛盟其殺色界如秋冬喜怒哀樂慮嘆變慹之涉反動貌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古詠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若有真宰而特不得

其朕（除忍兆也）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彼是莫得其偶謂

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為是舉莛(廷)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決)怪道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序橡子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陶鈞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

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竝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曰大辯不言孰知不

言之辯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夢

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喜貌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養生主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畫月骨相離之貌然嚮然奏刀騞乎獲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經首之會

司馬彪咸池樂章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其忍骨肉間綮啓結處也之未嘗而況大

軱（孤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許百）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若此可

乎曰然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人間世曰顏回將之衛孔子曰回道不欲雜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厚信矼（工若反矼確實貌）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顏回曰我內直與天為徒外曲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可乎仲尼曰未可以及化顏回曰敢問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皇王大紀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七十三至七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舉人臣熊　圖

皇王大紀卷七十三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顯王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

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七性宜從假借也）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始也保其始可信其終也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

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申屠嘉曰久與賢人處則無過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仲尼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大宗師曰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雖然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古之眞人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
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耆欲深
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忘其所
始不求其所終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若然
者其心忘其容寂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
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
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

眞人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赤兖切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造化將奚以適子來

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語曰孰能登天遊霧撓（而小切）挑（徒小切）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

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
地之一氣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彼
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故
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顔回問
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不慼不哀而以善喪蓋魯
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

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𪫺帝王曰肩吾曰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無名人謂天根曰遊心於淡合

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聃曰明王之治其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列子見壺子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外篇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鳬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曾參

史鰌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俞兒古人善别味者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師曠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善音律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離朱黄帝時人百步見秋毫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臧於其德而已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若然者雖盜跖與

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莊子曰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七妙

削格所以施羅網者

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聱蹩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

玉不毁孰為珪璋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及至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爭歸於利不可止也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茍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自天下之衰愚智相欺善否

相非誕信相譏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曰絶聖棄智天下大治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乎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

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

惡乎得有有覩有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故聖人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莊子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寛有萬不同之謂富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若然者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

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將閭葂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曰不然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漢陰丈人謂子貢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貢謂弟子曰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非譽之無益損焉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苑風問於諄芒曰願聞聖治諄芒曰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居無思行無慮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願聞神人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此之謂混冥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

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缶鐘當作垂踵言垂足空必不得有所知矣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莊子曰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子公切猶刻塞不通也中顙四曰五味嚁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

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
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
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
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

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知天樂者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

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夫帝王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為也天不産而萬物

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比較詳密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

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黄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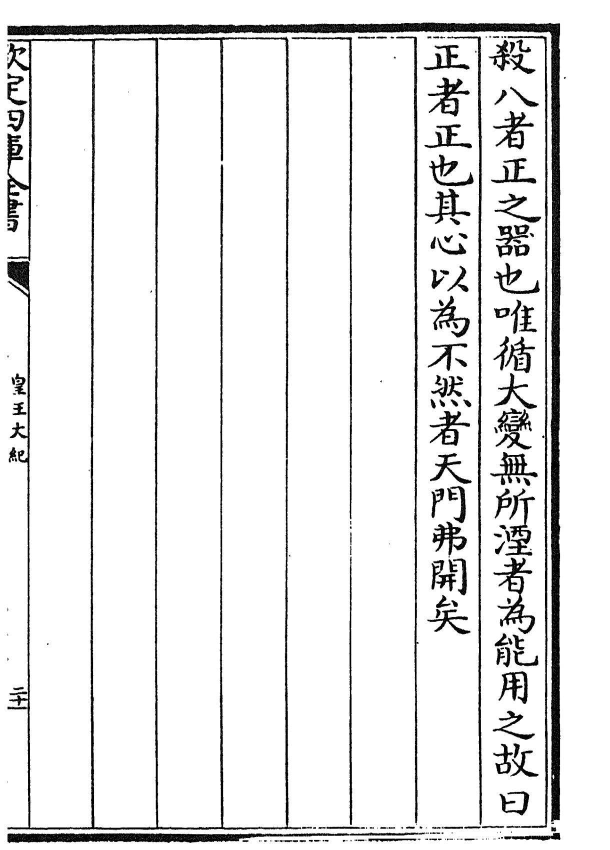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説則可無説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

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孝弟忠信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

渝莊子曰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悦莊子曰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是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

時而變者也莊子曰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



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皇王大紀卷七十三